

小本小說

多那文包探案

商務印書館印行

多那文包探案

貓眼石

伯爵米得維者。雄於財。性癖嗜珍異物。有殊絕者。輒百計思購得之。擲多金不慘。所皮藏珠璣瑤玉。及陳翫物之巧作詭製。既駢比富積。冠魁一世矣。而伯爵心猶騷然。病其未足。欲得一貓眼巨寶石。補所未具。而終以未能即獲。一稱意者。引爲大恨。

蓋此石產印度錫蘭島。其美者精湛瑩麗。舉無與比。第至艱罕。未易得。肆所沽多。璞細有瑕疵。間有完善。亦未能特出。米氏熾心是物。物色有年。於各國搜羅殆徧。迄不得一慰渴願。最後錫蘭島。發見一石。大若雞卵。異光煜煜。表裏洞明。睛若秋水。清澄激艷。欲活全體。無纖毫缺憾。說者謂未施漿琢。已可值英金五萬鎊矣。

當此。攀。出。凡。有。力。者。皆。欲。收。之。入。掌。握。中。而。卒。爲。伯。爵。所。有。以。其。不。斬。巨。值。衆。莫。與。之。競。爭。蓋。其。專。使。赴。錫。蘭。購。取。也。瀕。行。命。之。曰。必。得。此。石。不。問。值。越。四。

閱月而此石至英。

石之名既顛若雷震人人耳鼓矣至是爭欲得先覩以一擴眼界伯爵之門騎肩接趾而來者不可以更僕數坐先有著名之博物家掀髯拭目亟欲一摩娑展視以顯襯其賞鑒之精時施布頓亦與此席焉。

施布頓者某將軍之子耽珍奇有真鑒著一書曰世界大寶石論蓋厯年研求審定屢易其稿期無絲髮之差搜輯之富評駁之確足爲專家圭臬究心此學者多奉以爲宗爲伯爵赴錫蘭購此石施實任之。

石至置博古齋時座客已滿見伯爵取一鐵篋出局鑄嚴固上鈐支希薄公司印蓋原封也伯爵手去封啟鑰蓋揭中尙有檀木小篋一鈴鎖亦如之置諸案衆客環視莫不凝注伯爵之手亟欲其發鍵以呈露此希世之珍。

及寶石出置白絨案幕上斯時必光華騰發爍爍炫目讚歎聲且雷動矣不意衆客相顧愕眙噤不一語蓋黯然一海濱常石耳。

伯爵驚顧施布頓曰咄咄施布頓施此時面若死灰無幾微。

大呼曰天乎。

寶石。何。在。必。入。盜。手。矣。伯。爵。立。發。一。電。致。予。曰。今。一。奇。且。鉅。之。案。出。亟。來。助。予。
予。得。電。束。裝。首。塗。至。爵。第。刺。入。伯。爵。降。階。迎。容。儀。秀。發。目。作。蔚。藍。色。睫。細。而。修。
握。手。畢。就。坐。謂。予。曰。多。那。文。先。生。予。今。失。一。重。值。之。寶。石。不。翼。而。飛。奇。異。莫。測。
非。公。莫。能。當。此。偵。事。用。敢。速。駕。遂。具。以。本。末。諗。予。並。詢。方。略。予。曰。誠。一。難。題。曰。
竊。擬。解。此。難。題。願。就。商。權。予。曰。願。聞。曰。君。試。問。施。布。頓。當。必。能。以。此。案。之。要。領。
告。予。曰。請。見。之。

於是。伯。爵。手。攢。呼。鈴。命。侍。者。往。邀。施。布。頓。侍。者。出。予。謂。伯。爵。曰。唔。施。時。伯。爵。請。
母。在。坐。伯。爵。容。頗。不。擇。良。久。曰。可。遂。入。須。臾。施。至。察。其。容。貌。似。非。污。暴。者。流。特。
色。慘。淡。若。寒。雲。之。凝。結。見。予。驚。異。囁。嚅。而。言。曰。伯。爵。不。在。此。乎。予。曰。已。勾。其。暫。
出。曰。信。耶。敢。問。君。爲。誰。氏。予。曰。予。職。偵。事。名。多。那。文。者。以。應。伯。爵。請。蹤。跡。失。石。
惟。予。有。數。節。不。能。已。於。問。者。幸。君。不。恠。實。告。

於是。詰。施。曰。曩。減。此。寶。石。時。局。鑄。嚴。否。曰。甚。嚴。曰。此。石。入。鑛。君。目。擊。未。曰。予。實。
目。擊。決。無。差。謬。曰。時。有。他。人。開。睹。否。曰。有。拉。墨。公。司。之。執。事。人。古。希。卑。古。石。二。

人實共寓。目蓋此石卽購自若曹。又有可冷保銀行主人蒲令士亦在側。予曰。
恐未止此。曰。有二土人。是掌記室者。未詳其名。

予復問曰。君所言。實目擊此寶石入篋與封緘矣。曰。然。曰。入篋後。君果無須臾離耶。曰。然。未敢或離。曰。篋卽付君否。曰。卽時付予。予受而藏之。曰。藏何所。曰。藏皮箱內。箱極堅固者。適奔艇輪舶至。卽攜以登。曰。入箱至登舟。亦稍間時刻否。曰。無間。曰。舟中客夥否。曰。夥。曰。登舟後以何時發。曰。約四小時。曰。藏石之箱。置所居艙內否乎。曰。然。曰。後曾易置否。曰。未易。曰。至英後。箱曾受損否。曰。少有損。曰。得無疑慮。曰。否。然則此箱在未。曰。在。予擬一察之。曰。可。遂導予入臥室。指示此箱。形圓而製固。鎖二。予索鑰。施與二鑰。予曰。二鎖可以一鑰啓否。曰。二鎖機互異。予細察二鑰。與尋常所御者不同。予曰。此鑰外別有可啓者否。施大聲曰。未之聞。

予詰竟。往見伯爵。伯爵曰。端倪若何。予曰。能否給予全權書。蓋予卽欲有可冷保之行也。伯爵諾。以書付予。卽附奔艇。達可冷保時。失石之信。尙未傳至。予竊。

喜得以祕密從事。卽往見古希卑。貌馴然謹厚似非能同謀爲胠篋者。

多那文包探案

予語之曰。若近來沾一貓眼寶石於伯爵米得維。有否。曰。有之。予曰。此石入篋緘封時。是否無誤。古驟聞此。雖未失色。目瞪然若甚訝者。亟不知所答。注視良久。曰。君言使予驚疑似此事必有謬誤者。惟曩日予實見寶石置篋中。嚴局固鉛。必無他慮。曰。若手鉛耶。抑有代者。曰。鉛時有予之二書記在。又主銀行之蒲令士亦在座。此石實彼置篋中。君沾沾苦詰。豈此石猶未歸伯爵耶。予曰。噫。石已入盜手矣。

古希卑大驚曰。有此意外奇事。必以爲盜。則挈石返英者當之無疑。然則非施布頓而誰耶。予曰。有何灼見。曰。施挈之施盜之。至易耳。予曰。雖然。當日局篋時。在坐者似不能不一致詰。曰。可。予旣見古石及二書記。若曹皆堅言目擊寶石入篋。與古希卑若出一口焉。

予復造蒲令士室。屋在郭外。甚崇闊。乍聞失石事。至爲駭愕。謂此石入篋。諦視無訛。且當日寓目諸人。似斷不至有盜行者。予參問旣不得眉目。念失石誠在

抵英後。則賊之窺覈部署。必非一日。且施布頓於購石事。並未張揚。而外間藉。藉皆知。伯爵得此珍石。尤事之可詫者。由是推之。此必多人聚謀。設策。斬遂所願。或輾轉授方略。伺施布頓之不備。而取之。既從此設想。又反覆推敲。則施布頓之在可冷保也。必有密布耳目。潛施其技。陽爲旅客。能使人近鬼蜮而不疑。者予在可冷保留意密偵。得一瑣事。就其外觀。似與此案風馬無關。而自予銳利之心。目入之。則不啻已得要領矣。

先是施布頓初至可冷保。甫閱二三星期。有捉不遜者。偕其妻乘駛往加耳格答之輪船。捉不遜體積弱。受風濤之困。遂病漸且不支。恐一旦彌留舟中。則必遭海葬之慘。因不赴加耳格答。暫寓於可冷保。以爲卽不幸身死。亦可安窆陸地也。其妻有殊色。善弄姿。殆罕其匹。夫若婦皆年少。遂好甚篤。見者多豔羨。凡歐人之旅。可冷保者。多護視之。

初捉之登陸也。奄奄一息。人咸以其疾革。旦夕間且謝世矣。孰知錫蘭氣候清潔。適宜養疴。居無何。捉病竟愈。有出人意料外者。捉於是變易初意。不往加耳

格答。聲言欲旋故里。遂附船遄歸。嗣聞其並未返國。至埃及登陸。有麻遂利之行。予度此二人者。本赴加耳格答者。忽改而返國。旋又不返國。而忽至埃及。既至埃及。忽有麻遂利之行蹤跡。飄忽必非無故。而然其詭祕可疑。或往售贓物。爲此案之要犯耶。果爾。則此石必屬猶太人摩西矣。

摩西大寶石公司主者也。其收羅最廣。有佳石。不問來歷。概購之。凡欲售石者。多詣摩西。固盡人知之者。

予遂造麻遂利。晨至其公司。珠珍瓊寶。雲羅櫛比。千名百種。罔美不臻。時予衣法國職工之衣。韓亦法製。斷鬚鬚。以肖法俗。既入。則承接者爲一少年。目睽睽。若鷹之厲。作淡黑色。鼻下屈如食肉鳥之喙。然不問而知爲猶太種。首波斯帽。足土耳其靴。袍至修。爲東方式。腰金線帶。垂然而弛。年三十許。頗露狡猾態。見予入。卽置手所執綬帶。操法語曰。汝欲購何物。予亦作法語曰。予欲見主人耳。其人曰。今日余卽此肆主者。汝何事欲見。予曰。無他。交易事耳。曰。汝有何物而云交易。聲粗惡。若狗噪。殆不可堪。予亦厲聲曰。胡不通交際。偷鄙若是。請不復

言交易。

其人氣爲之折。乃怡聲曰。自何所至。予曰。自巴黎。曰。若云交易者何物。予曰。亦珍寶類耳。曰。此類物得自何所。予曰。我夙業此耳。是肆盛名故跋涉來此。主人在。何所。予欲一觀之。曰。若不得見家君。曰。何故。曰。已他出矣。予已告若。此時余實爲是肆主人翁。事由余主持。與家君無異。

予故若不聞者。復詰之。曰。尊甫以何時返。曰。不知。曰。卽不知。顧不能懸度時日乎。曰。不能。予曰。然則予姑往容再詣。言次。僞爲行狀。其人亟曰。願少安。苟若欲得善價之交易。余固將與君商榷爲之。或且愈於家君之在此也。予曰。然。予固知之。然予必欲俟尊甫回也。曰。若何。固執乃爾。亦知不與吾交易者。又烏能與吾父交易耶。予必俟其返。曰。然則若不知以何時可離此矣。予曰。又何也。鈎距猝不及檢。脫口而出而已。轟然入予耳。牢不可拔矣。

予遂曰。在摩洛哥乎。予抑何不偶適未能相值。若果能任重託否。曰。何也。予曰。

若不云愈於尊甫在茲乎。曰隱祕迅速實此間格言請勿過慮。予曰容再籌度行且復來。遂不待其答言而出。蓋予已知摩西必與。捉不遜同往摩洛哥以售其盜贓也。

予用是備設策略。以密爲調探。旋知捉不遜已易名老倫。卽往迹老倫。知其夫若婦先往陽士。復返麻遂利。與摩西同附法國輪船。名來盼龍思者。往阿遮斯。當予至陽士時。老倫已返麻遂利。又易名曰約翰克雷。其在來盼龍思舟中所用者。卽此名也。比予達阿遮斯。而若輩已至茫加答矣。其詭祕倏忽。亦懼售石時爲人覺察耳。

予不得已。亦遂跡而往。思此去必得數人爲臂助。始可。卽往謁駐此之法蘭西陸軍分將朱樂士馬。遂具道端末。朱樂氏慨然諾。謂必有以襄理此事。遂假予阿拉伯兵士十人。以二箇領率之。並譯員一。以左右予。

予卽日首途。不少稽滯。旣抵茫加答。密叩同業。咸謂有猶太老賈人。與白人夫婦。甫來此。老賈能操阿拉伯語。攜寶石一事。擬沽與蘇丹者。因蘇丹駐蹕於六

十里島之避暑宮。故若曹已偕往。予亟循途至島。特茲事頗多槃錯。聞蘇丹之爲人。素稱詭譎。脫知予來。調此石必深固祕藏。使無從得以措手。則此石將終不可得矣。

予先使一善詞令者往白蘇丹。謂予有重要事。來自英國。亟欲謁王。相與籌議。此事與王所係至大。脫不賜一見。恐有不利於王。云云。凡待命者數日。始得蘇丹允許。翌日朝曦。晃朗蘇丹發騎卒五十來迓。並飭一馬以備予乘。予知此役非倉猝可畢。事遂由茫加答啟行。

是時予易服。一如其俗。荷土槍一。繫刀三。欲有以自衛。密藏六響手槍二。皆置衣底。比抵宮門。有士兵列隊逆於道左。見予至。皆鳴槍爲禮。魏闕崇嚴。不亞上國。既入。則廣途縣瓦。叢樹森陰。棗櫟纍結實。醴泉觱沸。聲洽然若琴瑟之鳴。洵避暑勝地也。林陰之下。多徒倚往來者。稍遠。有少女數人。藉茵敷坐。面皆幕以輕綃。雙波僅露。導者引予曲折行達一宮。金碧炫爛。地以雲石密綴成文。華鑑高揭。朗若白日。一南面坐者蘇丹也。

蘇丹左右衛士。騎肩而立。二勁面壯士。執寶扇翼之。予近座。警覩蘇丹。胸佩金絲囊。一燦然。一巨寶石。置其中。予心滄躍。卽拜手言曰。陛下有此大地。王此強國。權力爲世界。百王所公許者。下臣敢有所陳。惟陛下恕其冒昧。幸垂鑒聽。蘇丹曰。先生盡言。願承遐教。予曰。下臣聞關至此。不敢以他事瀆王。特欲一探所佩之貓睛寶石耳。

蘇丹聞而作色曰。前貴國人與其婦偕一猶太賈人來。求售此石。朕購得之。胡事見詰。予曰。臣知之久。惜陛下受若輩欺矣。其甘蹈不法。盜諸敝國米得維伯爵家。而以贓物售於陛下。欺罔孰甚。陛下其亟逮此猶太賈人。與彼同謀之夫。婦嚴追所得之款。然後以此石授臣。俾齋歸返諸伯爵。幸莫大焉。

蘇丹愕然良久。卽詰其事本末。予爲具言。蘇丹以予言爲信。而猶賈及英人敢以盜贓張膽出售。罪烏可逭。乃大震怒。亟發數騎走阿倫捕之。予八日留宮中。與囚繫者無異。九日晨起。聞鼓聲闐然。人語嘈雜。則捕兵逮猶太人及捉不遜至矣。

俄而蘇丹召予往。得見摩西諸人。捉不遜體頗修偉。而其妻則美媚無儔。金髮覆額。態度莊嚴。有矯然不羣之致。知捉不遜之對於此婦。不啻土入陶者。手任作方圓者。摩西則謂盜石事。皆捉夫婦所爲。彼實未知其詭。而捉狡辭不承力。訴予爲妄陷。蘇丹不信。欲刑之。捉懼。始承盜石事。謂非出本意。隱指其婦。而婦堅稱捉畏刑誣服。極口呼冤。予乃知此事。皆婦貪心所致。捉特爲傀儡而已。

蘇丹雖收回原值。而戀戀於此石。未忍遽割。浼予少留。俟當籌決之。予知其有欲得意。乃要之曰。脫不以此石歸主。不僅累一己。必傷英法二國之感情云云。予雖力請。心頗忐忑。恐事或有阻。越日蘇丹降諭。令予詣所司領此石。並許予以捉不遜歸英。其妻從否。聽其自願。予旣得寶石。又乞蘇丹借兵爲衛。蘇丹允以兵十二。護予出境。予遂挾捉登程。其妻懇求甚不願同返。時日已衝山。予策騎就道。不欲稍淹留。慮有他變。疾驅終夕。無敢少休。俄已至茫加答。至是衛兵不得再前。遣之去。

予少憩。卽偕同至之。阿拉伯兵進發。途無險阻。至阿遮。以捉付有司拘筦之。適

多

那

文

包

深 案

一輪船將起。予亟附以行。於寶石倍益經意。慮少疏虞。或蹈覆轍也。至倫敦。卽電施布頓。具言得石事。逕乘車往謁伯爵。伯爵見予。起相逆。握手。予手勞苦。曰。多那文先生無恙。此石或得朕兆否。曰。幸不辱命。已蹤跡得之。伯爵曰。信然耶。得勿以予翹望久。故陽作慰藉詞乎。予卽出一紙匣衣囊中啟之。石見手奉。伯爵笑曰。請一囑目。所謂貓睛寶石者非耶。初疑羽化。終得珠還。可知僕之跋涉探求。非盡迂闊矣。

伯爵驚喜交集。瞠目結舌。雖感極無從置詞。久之。執予手呼曰。神智哉。吾多那文先生。吾固知君爲非常人。其真有不可思議之奇術哉。予曰。此無足奇。予不過善用所推出之起處耳。伯爵知寶此石。則仍爲君家物。實此石之幸也。而布施頓之爲人。益可信重矣。伯爵曰。予誠不應疑及布施頓。幾蒙不白。予當有以報慰之。

居無何。捉不遜解至讞。定科以盜罪。始知其本名威廉。幸頓。蓋著名牧師之子。而陵夷者也。捉旣放縊。不羈其婦。又詭黠貪詐。常慾捉爲非義之行。竟因此陷。

於囚繫惜哉。共謀盜石。尚有二人。聞捉就拘。潛濟其獄費。然後亡遁他國。捉則幽囚者凡七稔。其婦留摩洛哥。後不知所終。

觸體飲器

余晨起方屏息坐。默計平日偵事之繁錯者。以求端緒。方凝思間。聞戶外剝啄。旋聞啟關聲。則門者入曰。有客求見。乞恕。鹵莽已允其請。予作色曰。曩曾語汝。無論何事。不得以此時來擾。何漫許之。門者曰。其人言有要事。乞一晉謁。以其語之誠。請之固。實未敢以瑣務擾也。予曰。人爲誰氏。曰。有刺。卽授予閱。上署分隊將莫力阿奪。下綴字一行。曰斯達加特會員。

予從未耳。此人名莫知其底蘊。惟斯達加特會爲俱樂部之巨擘。其員皆食精於國。非尋常比。予思莫或非碌碌者。命肅之入。

須臾。一身若植鰐。修且瘦而軍人服者至。察其貌。嶷然而肅稜然。若不居人後。知其於軍必能嚴紀。律厲而溫充。而揮綽知其燕居必蘊藉爾。雅行事必具有。特識。自冠至履。皆嶄然入時。又似徒好修飾。邊幅而灰色之目銳若利劍之鋒。

則。又。必。有。過。人。者。在。

莫前致禮曰。多那文先生。乞諒其造次。僕有要事。欲就商榷。詰朝。又適有埃及之行事。至繁劇。僅得此少許時。敢布所懷。予肅莫坐。曰。唯。樂聞本末。苟須僕處。不敢辭。言次。察莫語聲高而有節。知必不以閒瑣事來瀆者。遂屏去几上報章。前席相向。微闔兩睫。靜俟客言。

時莫置其冠及繖於坐側。謂予曰。事甚冗繁。慮或厭聽。惟舉其梗概。俾單簡易明。僕軍人也。嘗就職東印度。二年前。甫歸英國之們那衣沙卜居焉。居後。一再被盜。余舊藏古白金器。備具諸種式。皆不翼而飛。事在一載前。經當事廣緝。迄無所獲。予曰。此案。予亦聞之。不知中有可異事否。曰。可異者。垣牆戶牖。皆完好無損跡。不知胠篋者何緣而入。予曰。僕從中亦有可疑者否。莫曰。凡役於余者。皆慤謹。無狡猾者。

予請畢其詞。莫曰。二次之失物。更足驚訝。其無盜跡也。一如前。予曰。然則失物之值。諒必更鉅。莫曰。然。僕前居印度。客都司木耳籐所。木氏雄於資。與僕至莫

逆常誑余以重任。僕去印度時。木贈僕至寶物爲記念。蓋一觸體飲器也。予聞而愕然。繼思此事。頗有奇趣。謂之曰。若是。則一具頭顱骨耳。穢毒之氣。觸人致疾。賊得之。將埋恐不速失。之何害。而君若有無限繫戀者。何也。莫曰。否。此非常物。值至一萬二千鎊之則。予瞿然曰。值昂至此。莫曰。然。雖顱骨耳。而彫鑄之精美。舉無倫匹。形若觴罍。然可作飲器。緣以精金飾以寶石。一石之價已可得五千鎊。他不具論。且爲用至廣。不可勝言。木氏授僕時。堅囑僕曰。此寶殆不可一日離。苟畢世相隨。則必不至遭逢不若。僕生平磊磊。非荒唐好怪者流。唯於此器。則深納木氏之言。以長與始終爲幸。今一旦杳然不見。恐禍在眉睫間矣。

予曰。如君言。誠爲瓊寶。儻能偵獲。立可珠還。惟執事明日埃及之行。確否。曰。確。此行奉政府委命。計六閏月後。甫能言旋。予卽語莫。今日當往衣沙一行。以蹤迹此事。莫聞言大喜。若出意料之外。曰。甚善。予於是入內室更衣。須臾出。則長鬚。彪。彪。然掩口際目。鏡植鼻端。儼然一老牧師也。